

新冠疫情全球燎原

 weekly.caixin.com/2020-02-29/101521967.html

从1月13日中国境外出现首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，到2月末病毒登陆六大洲，新冠疫情已经席卷了除南极洲外地球上的所有大洲。

截至3月2日，在中国以外，已有61个国家累计向世卫组织报告了8739例病例，其中已有127例死亡病例。

1月13日，泰国率先通报首例外国确诊病例，随后东亚和东南亚多国陆续出现输入型疫情，继而延烧至欧洲、北美。第一轮跨国传播中，病毒接连侵袭20多个国家。2月中上旬，除了“钻石公主”号邮轮暴发集中感染事件，全球范围内的新冠传播一度趋于缓和。2月1日至2月18日，中国之外确诊新冠病例的国家，仅从23国小幅增加到25国，若不计入邮轮病例，则累计病例不到400例。

但2月19日前后，随着韩国、伊朗与意大利疫情急转直下，全球步入新的疫情扩张期。世卫组织2月18日仅通报了海外合计新增病例10例，但19日突增至120例。2月20日，累计死亡病例由19日的3例骤增至8例。此后，韩、伊、意等国的疫情不断纵向升级，传播方式从境外输入过渡至社区传播和集中感染。新冠病毒同时也在横向扩张，截至2月28日已蔓延到全球50个国家。

据世卫组织统计，2月25日，海外的日新增病例总数首次超越中国。27日，中国31个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）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确诊病例单日增量439例，只有海外新增总和746例的一半多。不论是由于自身遭受疫情重创，还是有感于他国遭遇，不少国家纷纷宣布进入“紧急状态”并提升防疫力度，民众开始抢购口罩等防疫物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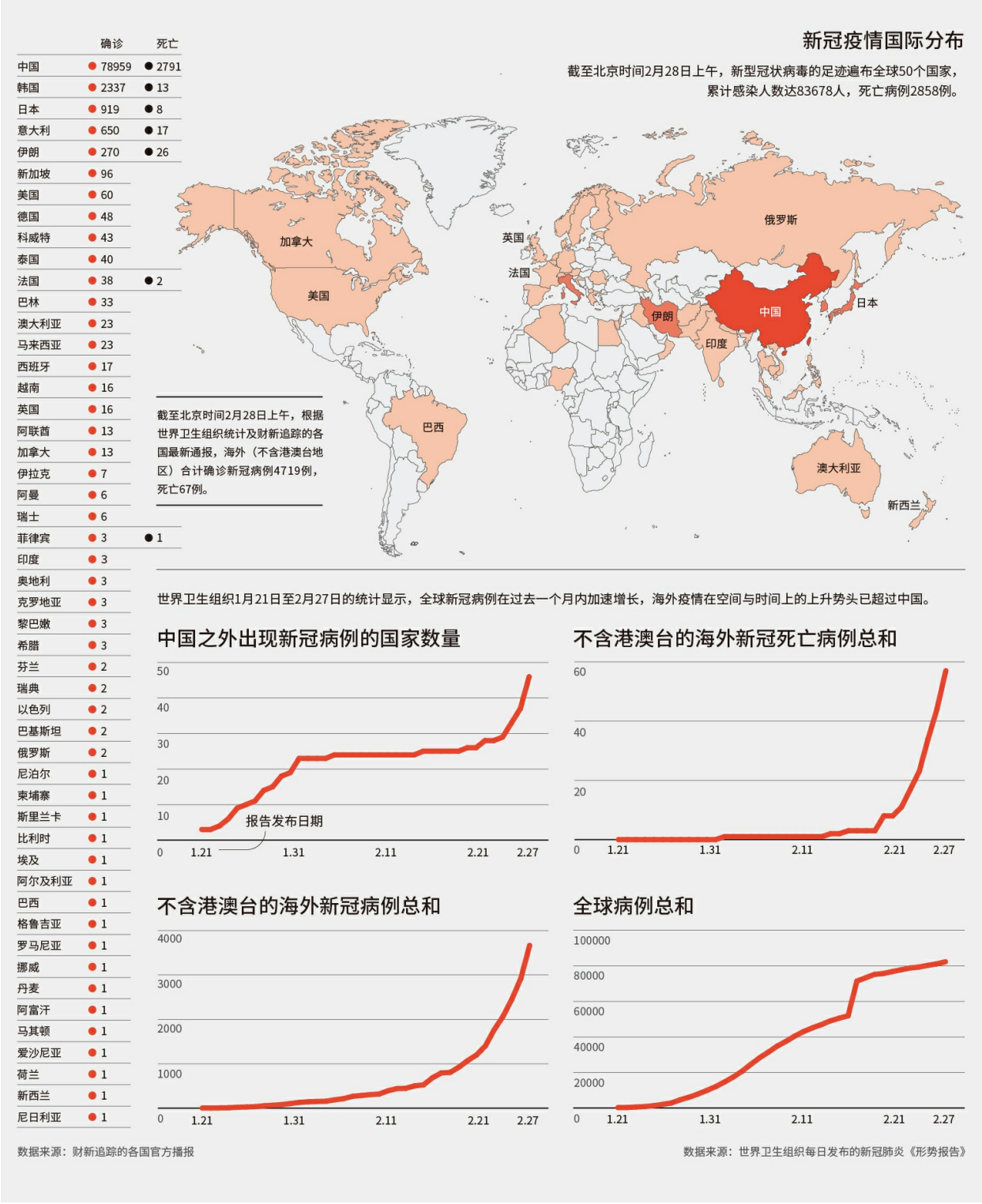
对于病毒的全球性蔓延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2月27日表示：“我们正处在一个决定性的时刻。”几日前他重申，新冠疫情尚不构成大流行（pandemic）。世卫组织目前并未对“大流行”赋予明确定义。2009年6月，世卫组织宣布H1N1流感达到“大流行”级别，为40年来首次。2010年的世卫组织文件遵循了“泛”的概念，将“大流行”解释为“发生全球传播的疾病”。

世卫组织与中国联合专家组赴华考察后认定，中国疫情在1月23日至2月2日期间达到高峰，随后逐渐趋稳。世卫组织卫生紧急项目负责人瑞安（Michael Ryan）称，若同时考虑韩国等地的新增病例加速上涨，目前全球的新冠疫情“处于平衡状态”。

新冠病毒的传播原理尚在探索，在这一客观条件的限制下，若叠加各国防疫部门检测能力不足、推迟广泛排查、不及时隔离高危人群等政策疏漏，或将致使防疫的黄金窗口白白流失。日本、印尼等国由此成为重点关注对象。而在诸多公共卫生条件相对薄弱的国家，更埋下了局势终将失控的隐忧，伊朗等政府正因此承压。

也有卫生专家认为不必过度悲观。纵使韩国和意大利病例暴增，或源于两国的检测基数更多，在某种程度上也提前解除了未来的抗疫任务。截至2月28日，比利时、柬埔寨、印度、尼泊尔、菲律宾、俄罗斯、斯里兰卡和越南已超过两周无新增病例，虽然不知这个向好趋势能持续多久。

多方瞩目，未来两周可能出现全球疫情扩大或平息的关键拐点，各国的公共医疗防线正迎来巨大考验。



[点击查看大图](#)

韩国：三大感染群

“瘟神打击最凶的对象，似乎是那些一向过着集体生活的人：士兵、修道士和囚犯。”法国作家加缪（Albert Camus）在长篇小说《鼠疫》中写道。这部1947年出版的名作，也不幸言中了70多年后的韩国。

韩国首例新冠病例在1月20日确诊，随后一个月内疫情一直发展缓和，单日新增病例均未超过4人。2月12日至15日，甚至连续4天无新增病例。然而，2月19日，韩国单日突增20例病例。此后的日确诊病例开始指数型增长，韩国疫情全面暴发。截至2月28日下午4时，韩国较当天上午9时新增315例新型冠状病毒确诊病例，累计确诊病例增至2337例。与前一天下午4时相比，增加571例，单日新增人数又创新高，是中国之外疫情最为严峻的国家。

韩国疫情陡然加剧，可以追溯至三个集中感染的集群——属“新天地”教派的大邱教会，暴发医院感染的庆尚北道清道郡大南医院，以及先前曾去往以色列的韩国朝圣旅行团。大邱与庆尚北道的相关感染占到全国大约八成，两地的病例增速也高于其他地区。此外，则以釜山、京畿道、首尔的疫情升势最为显著，且已出现集中感染，其他主要道、市也在零星增加。

大邱与庆北两处疫情在暴发之初，都涉及一名疑似“超级传播者”的病患。这名被标记为韩国第31例的新冠患者，是位61岁的韩国妇女。她从2月出现症状前后到确诊感染期间，曾前往大邱市的“新天地”教会参加4次礼拜，接触人数至少1000余人。

“新天地”教会的前成员透露，这种礼拜一般持续两个小时，期间不允许教徒戴口罩，所有人都会席地而坐，用双臂拥抱彼此的肩膀唱歌。在教会大楼结束活动后，大量人群会从高层大厅步行走回一楼，解散过程通常需时15至20分钟，教徒间各种密切的肢体接触，显著加大了新冠传播病毒的可能。

据韩媒报道，这名韩国第31例可能是庆尚北道大南医院的感染起点。1月底“新天地”大邱教会负责人之兄在该医院过世时，曾在急诊室内举行告别仪式，在场者中包括此人。截至2月27日韩国的13例死亡病例中，有8例来自庆尚北道。韩国首例新冠死亡病例，亦发生在大南医院。

而医院这一重要防疫阵线遭到突破，也令韩国出现了中国之外最为严重的医护感染。韩国《东亚日报》2月24日统计，截至当时，包括大邱和庆尚北道在内的韩国9家医院共有20名医护人员感染新冠病毒，另有260名人被隔离观察。

而2月8日至16日赴以色列朝拜回国的39名韩国人中，新冠病毒感染人数已达29人。韩国疾控中心认为，以色列当地尚未出现社区传播，旅行团成员或在出发前已染病，旅途中团员间又产生了交叉感染。

疫情也已波及韩国军队及驻韩美军。截至2月28日，韩军20名现役士兵和1名文职人员确诊，近万名军队人员遭到隔离，1名庆尚北道军营的驻韩美军士兵确诊。美韩军方宣布将推迟3月初的联合军演。

青瓦台、韩国国会等政府机构也未能幸免。韩国总统文在寅曾在2月25日访问大邱并召开疫情特别对策会议，参会者包括大邱的经济副市长李承镐。当天下午，这位市长的秘书确诊感染新冠肺炎，一时引发韩国政府高层的高度紧张，多名青瓦台官员与记者紧急隔离。但在李承镐的阴性检测结果出炉后，青瓦台方面的忧虑才稍得平复。

2月21日，韩国总统府青瓦台的10余名警卫员被要求自行隔离两周，因为他们可能在青瓦台附近1公里处的一家医院接触了新冠肺炎患者。而几天前，日本主要通讯社之一共同社的10名工作人员已从2月17日起在家隔离，包括一名主跑日本首相官邸采访任务的政治部记者，因为他们近期乘坐了一名已确诊新冠肺炎的司机所驾驶的包车。

2月19日，韩国国会议员会馆曾举行了一场讨论会，出席者之一、韩国教员团体总联合会会长事后被确诊感染。随后，韩国国会取消了2月24日和25日的全部议程。韩国在野党未来统合党党鞭沈在哲等韩国政治人物，已经接受了病毒检测并居家隔离。大邱市副市长办公室的一名职员也确诊感染了新冠病毒，其办公所在的大邱市政厅附楼已被临时关闭，数百职员在家办公。

疫情蔓延的同时，诸多韩企的日常运营已被打乱。LG、三星电子等企业的分公司均有员工或家属确诊。三星的一家工厂已暂时关闭，数十名员工被居家隔离。

中方为防止疫情倒灌，和韩国人员来往密切的山东青岛和威海、吉林延边、辽宁大连等地已出台了应对举措。大连市政府外办已经将在大连外国人纳入全市联防联控工作机制，同时建立了对日本、韩国驻大连领事机构的信息通报机制。威海要求，将从2月25日起对从日本、韩国入境威海的外籍和中方人员，全部统一接到宾馆集中居住14天，实行单人单间管理。对2月10日以来从日韩已经入境的中外人员，将全部电话随访，了解每个人的身体状况，对发热人员和密切接触者进行专业处置。

从当前的疫情状况判断，除了“新天地”教会及大南医院两处主要的感染集群，韩国国内或还将涌现新的集中感染区域。据韩国疾控中心数据，至2月27日该国确诊的1766例新冠病例中，仅50例与拥有海外旅行史的人员或其接触者有关，无法追踪或正在追踪感染源头的病例多至700余例。

2月22日，首尔市政府已明令禁止举行集会，但由亲在野党的保守派牧师全光勋带领的反文在寅政权团体，仍聚集于首尔市光化门前，连续两日举行大规模集会，引发公众对首尔疫情恶化的强烈担忧。

与中国处境相似，部分医院已成为韩国疫情的起火点。此前暴发院内感染的大南医院、首尔恩平区的“圣玛丽医院”、庆尚北道漆谷郡的一家小型残疾人服务机构等医疗设施，均已暴发集中感染。韩国卫生部门已开始对全国420家精神病院封闭病房内的所有患者，开启新冠检测排查。宗教团体的疫情也仍在持续，釜山市东莱区的基督教“OnCheon”等教会已出现涉及数十人的内部传播。

韩国疫情虽然来势汹汹，但青瓦台的应对手段和主动姿态，则收获了不少好评。

在扩大排查这一关键步骤上，韩方为周边多国作了表率。日媒东京放送（TBS）报道，韩国政府累计完成4万余个病毒检测，已经设置了492个室外检测场地、动员包括民间机构在内的79个机构共同提高测试能力，并打算在未来两周逐步扩大检测范围，旨在及早发现、隔离、治疗患者，遏制疫情向大邱、庆尚北道以外的地区广泛扩散。具体到如何遏制“新天地”教会的内部感染，韩国政府已着手对该教的所有信徒进行排查和病毒检测。截至2月27日晚，“新天地”大邱教会的9000余名信徒中，已有近1300名出现疑似症状的教众接受了检测，剩余测试工作将在两至三天内完成。韩国政府还设立了每日上下午两次公布感染人数的通报制度，力求防疫透明。

